

成语典故里的运城¹²猗顿之富：
开商贸之先河

□记者 薛丽娟 文图

“猗顿之富”，形容家境非常富有，像猗顿那样拥有巨额财产。凡背过贾谊《过秦论》的，大概对其中一句印象非常深刻：“然陈涉……才能不及中人，非有仲尼、墨翟之贤，陶朱、猗顿之富。”孔子、墨子、范蠡三人大家耳熟能详，而对猗顿可能知之甚少。

说起猗顿，和我们运城临猗县渊源颇深。众所周知，临猗县由原来的临晋县和猗氏县合并而来，而猗氏与猗顿有关。何以由一人为县名，他到底有多富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秘一代布衣商圣猗顿创业致富的故事。

成语“猗顿之富”出自《韩非子·解老》，原文为：“虽有天子诸侯之势尊，而下有猗顿、陶朱、卜祝之富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。”意思是即使有天子诸侯的权势，但如果没有猗顿、陶朱、卜祝的财富，仍然会失去民心和财富。

《孔丛子·陈士义》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记载了猗顿的出身：“鲁之穷士也，耕则常饥，桑则常寒。闻陶朱公富，往而问术焉。”由此可知，猗顿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，原本是一个贫寒之士，生活困苦。他听说陶朱公范蠡经商致富的故事后，决定向范蠡求教。

范蠡当年助越王勾践成就霸业后，弃官经商，成为首富，号陶朱公，晚年隐居在今盐湖区陶村镇，猗顿便前往请教致富方法。范蠡指点他：“子欲速富，当畜五牲（牛、马、猪、羊、驴）。”于是，猗顿来到西河（今晋南一带），在猗氏（今运城临猗县）大畜牧业。经过十年的辛勤经营，他的财富迅速增长，富比王公，驰名天下。

在今临猗县牛杜镇王寮村还留有



◀ 河东成语典故园「猗顿之富」雕像

猗顿的墓园，周边不远有一座猗顿城，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猗氏故城。

可想而知，当年猗顿的商业版图之辉煌，确如史书所载“富可敌国”。据说猗顿畜五牲、兴三园、贩盐鉴宝，方圆百里，皆属其有。同时，由畜牧业、林业、盐业等带动的住宿业、餐饮业也十分兴旺。因经营广泛，所需人多，那时劳务主力多是奴隶，可猗顿一介布衣没有资格使用奴隶。但他有颗仁爱之心，招工、雇工多是穷苦百姓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广设门店，搭棚舍饭，让流离失所的人安家落户。慢慢地，越来越多的人聚集而来，因城里多是猗顿安置的贫民，所以称猗顿城。

之前记者采访猗氏故城时，听当地文化人赵中兴先生解读过猗顿的致富过程。

据说，猗顿最先从养鸡、放羊开始，慢慢积累经验。他认真观察禽畜的生活习性，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，找出规律。他把草与米搅拌、密封、发酵，用“斗米养千鸡”，解决了饲料不够的问题。他还想方设法为牲畜增加营养，提高孕育率。为解决牲畜瘦弱的现象，他发明了去劣存优的品种改良法，此法一直沿用至今。为让养殖产生的大量粪便不被浪费，猗顿充分利用附近闲置的沟坡、荒地兴三园，栽桃、种杏、植桑。

随着资本积累，猗顿又涉足盐业。他改革了传统的晒盐方式，提高产量，而产、销也是完美衔接，用自家骡马组建运输队，向外运送食盐，同时宣传经营的畜牧、林果等产业。为方便运盐，他先后开辟了三条陆路，还首开了山西地区第一条人工运河。河道从河东盐池至

伍姓湖，经蒲坂入黄河。手笔之大，气魄之宏，今人亦难以企及，足见财富惊人。

猗顿“天下第一盐商”的地位由此奠定，这也是为什么河东池盐最早叫“猗氏之盐”。柳宗元在《晋问》中称颂“猗氏之盐，晋宝之大者也，人之赖之与谷同”，把盐与粮食放在同等地位。

不仅如此，猗顿还把盐运生意做到了西域，把西域的珠玉、宝马等稀罕物运了回来。当年的猗顿城，不仅是农民、牧民、盐工和手工业者的聚居地，还是农业、畜牧业、盐业、珠宝业的集贸市场。敢想常人不敢想之事，又诚信、热心，难怪猗顿可以发家致富、富甲一方。

改革创新、精益求精的经商理念，团结百姓、共同富裕的奋斗精神，诚信经营、达济天下的品德，已融入后世山西商人的血液中。这是一种文化传承，更是特有的地域文明根脉，如同一笔财富、一块丰碑、一座灯塔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晋商砥砺前行、以商报国。

为纪念猗顿，临猗县近年来修建了猗顿文化园，展示其立志、创业、济世的故事。

白手起家，畜牧贩盐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“猗顿之富”成语流传至今，不仅宣扬通过勤劳和智慧致富的成功经验，同时也启示后人积累财富时要对策略和方法。

犹记王寮村猗顿墓园碑文上有一行字，“其名不过一时，而何由像则祀之，墓则表之，县且名之”。无德不成圣，史上从不缺富可敌国的富豪巨贾，然真正青史留名的屈指可数。猗顿一介布衣商人，能与范蠡等将相齐名入史，以“县且名之”，不仅在其商业之大成，更在其商德之高尚，在其经世济民之担当。

序与跋

在后稷教民稼穡的地方

——郑天虎《一个有故事的地方》序

□李骏虎

稷山县在三晋大地的版图上，是一个古老而充满神奇色彩的地方。

稷山县位于山西省西南部，乃农祖后稷发现粒食、树艺五谷、教民稼穡之地。这里历史悠久，民风淳朴，文脉悠长，文化厚重。“在这样的一块土地上，养育出数不胜数的文学人才，也是一种常态的存在……”记得那年我受该县文联主席郑天虎先生之邀，为出版的《行走稷山》一书作序时，曾这样写道。我对稷山的深刻印象，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。

时隔6年，郑天虎先生的第三部作品集《一个有故事的地方》书稿摆在了我的面前，这是我未曾料到的。郑天虎先生从事新闻工作多年，后来又来到县文联担任领导十多年，我们算是老交情了。记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他曾在《山西日报》工商部实习，后来，他从企业调到县政府部门工作，继而又到县文联任职，我则从省报调到省作协工作。期间，我们的联系一直未断，常有来往。作协与文

联是一个系统的，他到太原出差时，常到省作协汇报工作，我们也不时见面。

为天虎的这本书作序，身为朋友容不得推辞。虽然答应得很痛快，但事情太多，时间上一推再推，这点天虎很理解。但我确实不好意思，只怕耽误了该书的出版。

《一个有故事的地方》这本书，说的就是稷山这个地方有故事。有什么故事呢？读完该书，一目了然。从《枣乡纪事》到《在那枣花盛开的地方》，从《后稷风景美如画》到《力挽狂澜战“洪魔”》，从《行走稷山，文脉悠长》到《后稷故里文脉兴》，再到《稷山文学创作的格局和实绩》……一篇篇鲜活的文章和文字，浸透着天虎对家乡、对稷山的深情厚谊，对稷山文学事业的无限眷恋。不论是散文还是报告文学，不论是小说还是书评，天虎的文字功底可见一斑。的确如此，一个基层的文学工作者，而且是省作协会员，没有一定的文字功底，没有对文学事业的热爱，是写不出这样的文章的。我从事文学工作多年，对创作的艰辛和不易，是深有体会的。

《一个有故事的地方》这本书，浸透着天虎的诸多心血。在该书的第一部分《岁月留痕》里，40多篇的散文与小说基本上都是公开发表的。有的文章我早在《山西日报》上看到过，如：《乡村的夏夜》《麦收时节》《邂逅一座城》等，他写得很有特色、接地气，使人如身临其境，感同身受；在第二部分《故乡风流》里，有两篇报告文学我看过后，十分惊叹天虎的笔力，一篇是《一个有故事的地方》，另一篇是《力挽狂澜战“洪魔”》。这两篇文章，《山西日报》都公开发表过，只是由于版面原因，删减不少，但能在省级党报刊登这样大篇幅的报告文学，是十分难得且很不容易的，可见天虎在写这两篇文章时，是下了一番功夫的，是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的，是经过深入采访的。写文章不下苦功不行，天虎这点做得很好，这与他在山西日报社实习时养成的习惯有很大关系；第三部分是《书写历史》，在这部分的20多篇文章中，有天虎给别人的书作的序，有他评论稷山的文学发展，还有别人写他的文章。不论哪篇文章，都能从中看出天虎与当地的文学工作者融为一

体，是很受大家尊重的一位领导、一位师长，作为一名基层文学界的领军人物，这在全省县级文联和作协中，都是少有的。

我从事文学创作几十年，是从基层一步步走过来的。“我像当初惊叹稷山金色的沃土一样，惊叹于稷山文脉的完整和结构合理，一个只有三十几万人口的县，涌现出这么多的写作者，尤其是这么多的乡土作家，这是多么让人感慨和尊敬的盛况啊！什么是文化自信？这就是文化自信！”这也是《行走稷山》序言里的一段话。郑天虎先生是稷山县众多写作者中的佼佼者，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。他曾连续两届参加了全省作代会，这在全省县级文学界也是少有的。

给一个县里的文学工作者的书作序，是我作为省作协主席的职责和荣幸。凭郑天虎先生对文学事业的执着与热爱，以及多年来对文学事业做出的贡献，我很高兴为这本书作序。

自古河东出文人。祝愿沃土稷山文脉传承久远，祝愿郑天虎先生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！

是为序。